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

恤孤幼

○詩小雅角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也騂赤色角弓張之則張弛之則反以比兄弟不相親也長我者為兄少我者為弟昏姻內外親戚也胥相也凡人之情近則親遠則踈詩言角弓之騂騂其相反則翩然矣王處兄弟骨肉之間昏姻親屬之類庶幾尊其祿位同其好惡無為太相反相遠而不相親愛乎雖然堯

典序堯德業之大亦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中庸九經親親亦本於脩身蓋親親之恩本
於德德之盛者其親親德之薄者其親踈後
世恩德衰薄至有身爲天子極享富貴九族
之中有孤寒微賤下同匹夫者曹植親爲帝
弟至有煮荳然萁同根相煎之詠則其所厚
者薄亦可知矣此角弓之所以作爲薄骨肉
者之刺也夫惟行葦之詩乎故曰戚戚兄弟
莫遠具邇所以篤親親之義也騂騂角弓翩
其反而此所以恩義之薄也揆厥所自特由
其心之不仁爾不仁故不知同根一體之義

骨肉相殘何所不至哉故嘗觀戛羨之封而
悲漢高無人君之度覩德昭之事而憫宋太
宗之秉心亦已忍矣骨肉如此況他人乎

○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臣若水通曰鍼者秦桓之愛子景之弟也書
弟書出奔晉者罪景之不友於弟至不能容
於我土也夫爲人兄者能念天顯念父母鞠
子哀則必根於天性推其同氣之恩以慈其
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共安富貴可也
何至使之出奔乎雖爲大被長枕共榻可也
何至使之奔晉乎景也殘忍刻薄忮害同支

使之出奔越境無異於路人此天倫所由壞也不然弗去懼選何爲其母亦諂之邪春秋以能友責人兄故罪景以爲後戒

○禮記月令曰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政令也安者無摧折也存亦安也萌芽草木之生意初發者幼少穉弱之嬰孩孤者幼而無父之人也夫仁民而後愛物施恩之序也今先萌芽者因萌芽而及幼少因幼少而及諸孤所以對時而育物也

○漢光武建武二年夏四月封兄縯子章爲太原

王興爲魯王

○十三年二月以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

○十五年夏四月追謚兄縯爲齊武公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臣若水通曰光武之於兄子章興先封王矣由王而公由公而守令者何邪盖先感而後悟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生而王之非所以至愛也光武撫兄二孫盡恩至使降富貴

親吏事試守令所以勞之非禽犢之私矣愛之不亦深乎上恤孤則民不倍此光武之所以中興而有天下也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

臣若水通曰和帝幼冲而能友愛兄弟宿留京師不以有司之請而少間盖其親親之仁根於天性故如此彼踈並禁門推刃同氣者

獨何心哉

○漢安帝建光元年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臣若水通曰薛包孝友之行讓財之善皆曰所安隱於無迹蓋有泰伯之風矣慈幼之道豈不爲百世之師哉使人人能是則比屋有

可封之俗矣安帝聞其名徵以公車加以殊

禮其知風化之本也不亦善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

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
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急詔義康返於京甸
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
絶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
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
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臣若水通曰孟軻稱孩提無不知愛親敬兄
爲人之良知良能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
也曾參亦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是慈
孝乃人之本心固有焉爾文帝於彭城王義
康削黜遠投獨無良知良能乎及巴東扶令

肓之言宜悟矣而反殺之詩曰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帝果無人心矣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
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
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
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
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
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
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
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
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臣若水通曰孟軻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唐中宗收宗室子孫於武后誅殘之餘死者

禮葬生者襲封仁慈之推燕及䇯蔞澤逮枯

骨不遺幽明矣旣而幼孤相繼召見涕泣舞

蹈謂非仁心之感召哉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

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

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

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

器尤恭愼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

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臣若水通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友根於天
性惟孝故弟惟弟故慈惟慈故有刑于之化
以及家邦皆推此仁而已矣明皇友愛之至
而於兄弟寢食遊息動與之俱可謂篤於天
顯者矣使能充是心而廣之慈以畜其子義
以處其妻恩以逮其臣下則必不以讒殺其
子不以嬖黜其妻不以無罪殄戮臣下而疑
忌宗室幽閉骨肉之事必無矣寧不為全德
之主乎惜其明於此暗於彼不能學以充之

也孟軻氏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君天下者可不念哉
○唐文宗太和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
淄王定内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
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
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
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禄山朱泚所魚肉者
由聚於一宫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
室年高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
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
海内孰不欣悦帝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

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爾八月庚寅冊太子因
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
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君所以分封同姓而布
之天下各有寧宇蓋推一念之孝慈以及之
爾非有所爲而爲也至於藩垣屏翰王室有
賴焉唐明皇友愛兄弟枕被五帳起居與處
此仁心矣至於疑忌宗室不令出閤是謂能
充其類也乎文宗聽德裕之言雖制諸王以
次出閤而除官不決不可謂勇於爲義者矣
大抵玄宗之孝友兄弟有所爲而發故不能

推其恩文宗之制諸王有所牽而滯故不能
遂其志使文宗決而行之雖不能如三代封
建之制而刺史上佐猶可以盡其才能庶幾
蓄其枝葉以固其本根則唐之祚本支百世
豈至傾覆相尋而卒無靈長之福哉
○宋儒楊時云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
而已亦必爲之節之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之
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
之爾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
已又言舜封象於有庳富貴之也然必天子

使吏治其國不得暴彼民焉故愛弟者如愛
寶矣愛寶者必防護不使物壞焉愛之至也
后世之爲宗室者以驕慢陵僭而受誅者多
矣是皆不能防慎之於始也是故聖人之於
宗室也有愛之之仁有節之之義焉楊時之
言盖本於孟子而我
國家之所已行者矣爲
宗藩者其尚深體仁義之愛也哉
○國朝
孝慈高皇后性慈惠嘗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
福造化所惡吾與若屬被錦繡美飲食終日無

所爲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所生又曰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

高皇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

自無此氣習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盖愛之
不得不勞而勞之乃所謂愛之深也我
孝慈高皇后性本慈惠故其訓戒太子諸王妃
公主拳拳以勤女工務講學崇忠厚尚節儉
而教之甚嚴豈非美質與孔子之意暗合歟
臣謹録之以爲
聖子神孫誦法之獻
○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皇帝賜諸王
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
守之可以永安
宗室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
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爲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
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
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爲心朕與諸弟各勉之
臣若水通曰祖宗之於子孫如其心之於四
肢百體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

保全也惟其愛之也深則其慮之也至仰觀
聖祖述創業之艱爲
皇明祖訓以詔孫子貽謀遠矣
太宗文皇帝既以之賜諸王而又諭以保守之道
焉其恤孤幼之仁至矣伏惟
聖子神孫以
祖宗之心爲心以其法爲法則帝王之業永保無
疆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
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

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可爲鑒戒朕
十有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
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
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
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者朕
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
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臣若水通曰盈成之世易至於驕肆也惟其
愛之也深故其戒之也屢
太宗文皇帝既以
祖訓賜諸王矣及
仁宗嗣位之初又命司禮監刊印賜諸子及弟姪
嗚呼
祖宗之心其愛子孫屢屢無窮有如此也爲子孫
者苟能推是心焉則六[illegible]可齊矣家齊而國可
治矣於天下也何有伏惟
聖明留心焉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一

御臣妾上

○易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臣若水通曰剝卦一陽居衆陰之上陰受制於陽宮人受制於君也六五后也宮人之長也率其類如魚行之有序以承君之寵也妻道也治家有法而亂階不啓故無不利也非君子之刑于寡妻且能致宮人之順序者如是哉

○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臣若水通曰九三下比二陰故有係累於遯

之戒君子之於小人異類也遠之惟恐其不
亟也有所係而遯之不速其爲危道也必矣
惟施之於臣妾則可爾臣妾非可遠也供使
令者也以之畜臣妾恩以繫之則得其心而
忠於上矣何也彼不知義而知恩也人君恩
以御夫臣妾而不失其義焉則得矣

○書周書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
民祇若萬邦咸休

臣若水通曰此周穆王舉先王謹於僕御臣

妾之事以命伯冏為太僕正也聰者無不聞
明者無不見齊者齊一聖者通明忠者直也
良者善也弼輔也辟君也欽敬也臧善也若
順也休美也言文武之君既聰明齊聖而小
大之臣又咸懷忠良如此似無待於侍御僕
從之承弼者然此時左右奔走皆得正人以
承順正救之故於出入起居無時不敬號令
無有不善故民敬順而國治美也夫文武君
聖臣良尚有賴於侍御僕從之臣如此況其
下者乎此穆王所以拳拳於伯冏之命也後
世人主視此為賤品而不知擇曾不知朝夕

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所謂潛消默奪於
寘寘之中爲功甚多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
際抑末矣
○伯冏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臣若水通曰此亦穆王命伯冏之辭以見僕
御之重也后君也諛佞順也臣即僕臣也自
聖自以爲聖也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
重如此不可不擇其人也呂氏曰自古小人
之敗君德爲昬爲虐 侈爲縱曷其有極至
於自聖猶若淺之爲 穆王獨以是蔽之者

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盡燄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庸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呂氏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為人君者可不深思而懲戒之乎

○詩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臣若水通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

也長舌能多言者也寺奄人也言男正位乎
外外有哲則能立國婦人無所事哲哲則能
傾人之城矣何者以爲懿之哲婦則如鴟梟
之陰恠有長舌多言是以爲人之危階而禍
亂由是而生矣然書曰胥教誨乃賢德之臣
也若夫此人言語雖多殊無胥教誨之道
其惟婦寺乎非特匪教誨而已非譖人之行
則壞君之德也由是言之有以知人主之御
臣妾不可不明且遠也苟見之不明明之不
遠則蔽於近而婦寺之言入之矣豈國家之
福哉何也彼婦寺者出入宮掖探知主意嘗

甚其言之或中以假竊威福之柄故其言悲
辭日浸潤於君側人主苟不明以察理聽而
信之則變亂是非上召天災下速人禍皆自
此始故曰昊天不惠邦國殄瘁幽王往事亦
可鑒矣後世乃不此之鑒西漢去此未遠而
王莽之禍起於外戚黨錮之亂萌於宦官亦
獨何哉成帝之優柔桓靈之暗弱其心之不
明且遠無足怪矣然則人主之於臣妾奈何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必莊以涖
之慈以畜之明以斷之斯爲得御之之道矣
○春秋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崔氏出奔衛譏齊君無
御臣之道也臣下有罪則與衆棄之可也若
其無罪恃國之紀綱而自立爾彼崔杼何爲
而奔衛也高國畏其逼而逐之也使臣下以
力相逐猶爲御之有道乎抑不思高氏既得
以逐崔氏則高氏之強不爲崔氏乎曰然則
何以書氏繫之於諸崔也崔杼既去國人宜
可帖席矣君子則曰禍之生不生於生之之
日崔氏之雄於齊者不獨一杼也盤根錯節
終有蔓延之理鼠竄狐伏豈無竊窺之勢苟
不預爲之圖反噬之禍吾知其不免矣故春

秋書崔氏以見爲崔氏猶在也又以見強臣
之宗類於崔氏皆當辨之早也

○昭公五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書華合比出奔衛譏宋公之信
讒失御臣妾之道也然則何以曰譏蓋華合
比之奔衛宋寺人柳爲之也坎牲埋書告以
將納亡人之族此柳之中傷合比也宋公聽
其言而逐之其心蔽矣嗚呼人君之心惟在
於有養養生明明生斷明足以燭奸斷足以
克愛雖有百寺人無能投其閒矣否則昏淫
縱欲日化於宦寵而莫之覺也敗亡之禍如

秦之趙高漢之恭顯唐之王守澄田令孜亦
可以鑒矣
○禮記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
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臣若水通曰御臣妾者莫大於禮禮達而分
定故上下能相親而不亂也卿老者貴卿也
世婦者兩媵也次夫人貴於妾者也世臣者
父之臣也姪娣者妻之兄女及妹也長妾者
妾之有子者也卿老也世臣也家相也外之
佐也世婦也姪娣也長妾也内之佐也不名
之斯重之矣上重之而人不知自重者非人

也人知自重而患不消事不成者未之有也
内外之政舉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故人
君脩德行政不敢侮於臣妾焉
○月令曰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政令也奄尹群奄之
長也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内外皆閉也
淫者女工之過巧也貴戚天子之姻族近習
嬖倖者也重閉何也應天地之閉藏也省女
工教陰靜以養天地之靜也是故御之得其
道而禍亂不作矣

○緇衣子曰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武王不泄邇蓋謹之於狎侮也夫君德之成由於邇臣之習而民之所瞻又在夫人君之德也是故邇臣必得正直端莊之士道德純備之人以居之則規益既多而君之習染亦日與之化可以爲民之具瞻矣否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明王之所以必愼而御之也故程顥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是矣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

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
其奇衺展其功緒

臣若水通曰古者明王之御臣妾非專威以制之也蓋有禮以教之也教行則內治而姦亂不生故禮者禁於未然者也故六宮治內所以脩陰教也陰禮即陰教也六宮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立之者一后也言教九嬪則夫人世婦在其中矣九御即女御也婦職之法組紃縫線之事也有屬以九九爲屬也二事絲枲之事也正服禁奇衺展功緒所以作之也聖人之御臣妾可

謂全矣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子産曰僑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臣若水通曰娶同姓者瀆類褻四姬者蠱心瀆類蠱心是侮於臣妾矣子産原晉平公之疾曰君内實有四姬又曰有省猶可足爲人

君處妾御者之法矣

○國語晉語范文子曰昭私難必作

臣若水通曰文子晉大夫士爕也私嬖臣妾也昭顯也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私昵之恩聖人戒焉以其示天下以私也夫驕泰以昭厥私其何能久此文子祈死之詞示於宗祝御臣妾者勿寵私昵以釁難召禍焉

○晉語陽畢曰行權不可以隱於私又曰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

臣若水通曰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

孫桓叔之父也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道訓也語有之法之不行自貴近者始自古威權不振多隱於私昵隱於私昵則政令不行矣焉有政令不行而可以爲君乎平公患寇及身而不能忍於欒氏民何以威不能起瑕原韓魏而賞之民何以懷陽畢之論其忠於晉亦至矣爲人君者欲行威令以畏天下者當自不隱於私昵始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旣已立后愼

夫人乃妾爾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
乎上乃悅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臣妾惟其正而已矣
尊卑有序天下之至正也故人君愛其嬖妾
不可過於寵幸寵幸之過是害之也人彘之
禍慘矣人謂呂后殺之而不知乃高祖殺之
也然則盎之引卻慎夫人坐非忠愛慎夫人
者哉宜其賜金以酬之也

○漢安帝建光元年夏四月帝以江京嘗迎帝於
邸封都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
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

肴令陳達及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
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
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往來
臣若水通曰甚矣女子小人之難養也御之
之道在恩嚴兼濟而已爾安帝不能用楊震
之言不勝其閻京迎立之私恩寵過情溺於
阿母乳哺之愛而伯榮潛通怙勢恣橫甚至
譖廢太子而不能辨安帝之柔闇嚴不勝恩
一至於此可可戒也哉
○北魏明帝入宮以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

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
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
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
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
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

臣若水通曰剛正者御近臣之道也公主帝
姊也高道穆帝臣也臣呵帝姊容而自愧臣
不以勢撓法君不以情廢法庶幾上下兩得
其正矣惜乎穢后專權君不得以有爲焉
人君剛德可少也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詔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

地

○陳宣帝大建九年周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臣若水通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善反之則天理存焉梁武儉於服御周武約於宮嬪其資性蓋近道矣而不能充其類以御萬方聖學之功可少也哉後世號為英君誼辟往往溺情於奉御之私而不能自振者觀此亦可愧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閱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貞觀二

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
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
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
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
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冑給
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
千餘人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下在順其情而不逆
爾聖王之治天下鳥獸魚鼈咸若夫物則亦
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人情之順逆取之已
而已矣順其情則和逆其情則乖和則和氣

可致祥瑞可格而况於人乎乖則戾氣可致災異斯見而况於人乎昔者太王之興也內無怨女唐太宗之心猶太王乎後世頌其盛德焉人君之御宮妾可不法諸

○唐太宗貞觀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

上通也帝曰善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御天下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惟公故能兼聽惟明故能照徧其要在人君之一心爾心存乎天理則公公則明明則耳目不蔽於近習故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宗問明暗之雜而魏徵有兼聽偏信之對可謂善矣使太宗能因徵之言反求於學存天理之公以明諸心焉則何隱弗燭何遠弗届乎惜乎君臣之間徒知明暗之辨而不知本亦徒講說爾宜其明於此而或暗於彼漸不克終有以也夫

○貞觀二年十二月壬午以黄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爲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若水通曰人君閨門之私至易溺也人臣房闥之私至難言也郅惲曰父不可得之於子君不可得之於臣而況臣之於君乎太宗

納美人而不知其爲廬江殺夫之所致則
惑矣然聞言即悟改過不吝非勇於從善者
能之邪後世人臣之諫諍及房闥人君輙肆
加責其愧於太宗遠矣有志脩身齊家者當
於人言求之

○貞觀十六年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
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
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遠佞人又曰佞人殆蓋
佞人者樂阿順事容悅使人君以徇欲爲樂

而忘理以從利爲心而滅義人君於此不辨
而遠之危亡之禍至不旋踵矣太宗知宇文
士及之佞而正色以折之可謂有御物之明
者矣而不能即黜遠之以親正人講正學此
太宗所以不得爲純德之君也已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一

御臣妾下

○唐中宗神龍元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絶其萌

臣若水通曰君德以剛爲主剛則陽陽則明剛明者御臣妾之道也臣妾陰類也水陰氣也務光上疏欲杜絶宮闈預政之端以消水沴之變眞確論也帝溺於衽席之愛終使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貽笑天下後世可謂之剛明矣乎端本善則之君其鑒之哉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夏五月命妃嬪以下宮中
育蠶欲使之知女工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
綟

臣若水通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善心生
則邪慝不作妃嬪群居飽食玩日玄宗命育
蠶宮中使勤女工可謂御之有道矣夏至賜
貴近絲人一綟皆女工所給也然天寶以後
艷妃亂政何制御之不克終耶故人君欲御
下者當先御其心

○玄宗開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
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

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
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
傾内外
臣若水通曰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
人君之御臣下不可假以威福之柄也明皇
寵任力士而使之省決章奏可謂威福下移
矣故力士竊權怙寵而威福之作無所不至
卒之引類植黨而貽禍無窮豈非明皇無御
下之道所致乎
○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
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

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
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
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
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之本
不可輕揺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
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
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
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
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
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

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
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
帝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
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
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若水通曰甚矣邪佞之言入人主之腹心
割骨肉之至愛故人主之御臣妾不可不慎
也自古宮闈之禍亂多生於后妃嬖幸之讒
譖雖以父子之愛出於天性猶能易之爲寇
讎而兵加骨肉焉英明之主名德之士往往
墮其計中豈特明皇之於武惠妃欲廢三子

哉雖賴輔相忠直如九齡者維持於一時豈
能終釋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
妃懼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
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
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
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
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
茗一百斤帝聞之怒杖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
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

受

臣若水通曰同一宦官也代宗縱之則賄賂公行德宗懲之則奸貪屛跡故人主於臣妾亦視其御之之道何如爾昔齊威王烹阿大夫爲其善事左右以取譽也人徒知齊威之怒阿大夫而不知懲善事左右者也人徒知齊威之懲善事左右者而不知乃深懲所事左右之人也御臣妾之道齊威其得矣蓋祿位者人主之大柄毀譽者左右之利口故貪祿位者必取於譽譽言通譽言者必賂於左右今以譽言之至而推及於善事左右之奸而

遂并誅焉威王之見卓矣代宗者乃獨賞善
事而怒不善事何其謬於齊威也德宗懲之
是矣不知異日白志貞竇文瑒之掌禁兵乃
又授之以天下大柄自是數代子孫之廢置
皆出其手血流禁庭而唐遂以亡何德宗之
能明於其小而暗於其大哉故學術不可不
講也

○唐敬宗寶曆三年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
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
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
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

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
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
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
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
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
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
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殿外廡克
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
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
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
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

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若水通曰臣讀史至敬宗宮闈之變而嘆人主御臣妾之道誠不可不講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傳者云莊以蒞之慈以畜之然後能無二者之弊敬宗狎昵群小晝夜不離可謂近之矣擊毬手搏可謂莊乎動遭捶撻配流籍沒可謂慈乎不莊不慈可謂御臣妾之道乎宜其身弑國危而二日之間三易其主自開闢

所無之禍變一時迭見嗚呼慘哉然裴度位
居上相而身繫安危弒逆之賊而不能討嚴
置之諜而不能預噫敬宗昏童殺身固其自
取不足論也以度之勳德而有此焉何耶春
秋書趙盾弒其君以盾爲正卿出不越境入
不討賊故弒君之罪不得辭焉若度者其能
免春秋之議乎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
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
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
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

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
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縶兩軍或斬李訓首送
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
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
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
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親屬無問親
踈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
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
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
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臣妾在慎所以御之
之術爾有曲突徙薪之防則無焦頭爛額之
災禁兵之柄盖人主授之則人主亦可得收
之也宋初諸將之兵權亦不細也太祖以從
容杯酒觧之若無事然故在善御之而已爾
苟能任賢擇相修復紀綱罷中尉之設以還
祖宗之舊左右權幸諭之以禍福不絶其富
貴人心既安法官廷議公去渠魁餘皆罔治
則弑君之罪正逮下之恩孚盖若良醫之去
病病去而人不知乃兩得兼善矣不知出此
而妄行邪謀禍亂愈熾惜矣其不講於御小

人之術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若水通曰仇士良愚君固寵之術人以為巧矣臣獨以為拙也拙於自謀也今夫同舟之人中道遇風濤之險雖在素所讎怨者猶同心共願其舟之不破何者蓋各自為也天

下如一舟也君相者舟師之執柁者也勳戚臣庶内官嬖近皆舟中之人也其濟其溺死生共之今仇士良乃教其黨類愚弄迷惑其人主是猶同舟者鴆毒其舟師俾破鑿其舟折毁其柁及舟溺身死而不悟然則士良之術巧乎拙乎害人乎害己乎其黨慮不下千百人無一人靈覺者何也噫後世内外之臣不知此義而終日鑿舟自溺者多矣臣故附其說於御臣妄之後庶聞者亦當傾聽平心以共濟於大治也哉

○會昌三年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

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
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
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
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御下之道至誠而已矣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故上御之以誠則下亦以誠應之矣上御之
以術則下亦以術應之矣訓注以術惑文宗
文宗以術令臺諫上下內外一於術而誠信
之風亡矣夫任術者未有不反殃其身者也
識者蓋已先卜文宗訓注之不免矣人君御

下之道可不以至誠爲本乎

○唐僖宗乾符二年帝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帝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若水通曰政權者人主御天下之術如太

阿之柄而以授人是反刃自戕也田令孜果何人斯僖宗使之知樞密擢中尉而政權一以委之且呼之爲阿父與之以對食任其縱恣攬權納賄而不之禁非授之以太阿之柄乎卒之毒流中外而傾唐家國豈非僖宗之自貽也哉於乎履霜堅氷至君天下者誠不可不知愼其微也已

○僖宗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䟽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臣妾一失其御遂爲
邪佞所入本心蠱惑則是非黑白莫能辨矣
僖宗之惑於田令孜天有顯戒人有顯愆臣
有直言而不悟反殺之則御下之道於君德
豈小也哉然昌業於唐室之將危而上䟽極
諫其忠足稱矣事之無益而徒以殺身悲夫
范祖禹謂其忠而未仁 臣則謂其忠而未智
也於乎惜哉

○昭宗天復元年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
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
胤百事密封䟽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

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事盡得胤密謀
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
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諠譁訴
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
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
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
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
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令不速至必成罪
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
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
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

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全誨等遂火宫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咼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待亦竭以犬彘供御

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
柹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
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
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
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
和解爾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
車駕還京帝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
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
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三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
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
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
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者
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
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若水通曰有唐宦官之禍慘矣人皆以宦
官之擅權而不知德宗以下諸君假之權也
及其敗也人皆以宦官之自取而不知德宗

以下諸君假之權實殺之也盖權苞入於征
伐而彼典禁兵矣事莫重於廢置而彼專予
奪矣故始也與南司水火而已其既也呼天
子爲負義門生愛則非次而立之惡則改慮
而除之至僖昭而極矣然天道好還逆甚先
速邠岐之託雖親宣武之勢實熾至是天子
祈請而二虜交歡反本窮源則惟宦者之是
誅爾一舉而誅七十再舉而誅九十三舉而
誅數百而在省者瀦其宮出使者梟諸驛號
聲動地而諸帝之冤雪矣衆正之氣伸矣萬
民之憤紓矣然而宦官非能自擅也諸君失

御之之術而以權假之也諸君假之權而使
伏誅非諸君殺之而何哉使其徒知足安分
而以忠謹自保亦將福祿攸同而何至此極
也吁

○宋儒程頤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
内臣帖郄容字因問之内臣云是上舊名先生
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内臣帖郄容字夫人
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
當便生驕心是皆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
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
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

臣若水通曰書云位不期驕非止自驕也乃
左右驕之斯自驕矣人君至尊且貴尤易至
於驕也近正人明正學猶恐不免而況溺於
臣妾者乎夫臣妾志在要寵凡可以諛悅者
無所不至人主不可不察焉程頤之言可謂
切中古今之病者矣伏惟
皇上三復之
○程頤在講筵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者
便說始初內臣宮嬪們皆携筆在後抄録後來
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
且不可傷觸人范祖禹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

岙

臣若水通曰昔鄭莊公縱其弟叔段之驕橫以及於誅君子以爲莊公之薄於其弟大愛而節之愛之至也然則人主節宦官之權橫非惡之也乃所以愛而保全其富貴爾儒臣之以是進講於君非惡宦官也乃所以欲君節而全之謂非愛之不可也爲宦官者聞其言而惡之是惡其人之愛已也不亦誤乎人主御臣妾之道不可不辨好惡之實焉

○楊時上欽宗皇帝書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

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
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
者王東宮之幽甚爲歷世之禍大矣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宦官嬖倖之人誠不
可不善其制御之術也御之不得其術縱之
則至於文昭廢主之禍攻之則至於何竇諸
人駢頸之戮兩敗俱傷其機始於一念爾語
曰前車覆後車戒然則後之人君御之之道
如何則可亦在慈嚴兼盡仁義並行爾與之
以富貴而不假之以威權夫然後爲嚴慈仁
義兩得也

○朱熹曰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臣若水通曰臣妾御恩恃愛甚爲難處者也近則不孫遠則怨御之不外乎中正之道焉爾中正之道在正心始心正身修則恩威兩盡矣於御臣妾也何有伏惟

皇上立中道以御下幸甚
○元城劉安世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
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
右之佞幸爾盖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内臣也戚
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
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蔽於近習非近習能蔽
之也自蔽也由於御之無道則臣妾得以肆
其奸而曲投所好是以不覺其入而信之深
也故夫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足以斷明
足以照則衆邪無以遁其情而畏服之矣唐

明皇任用姦邪而不能去者得非不剛不明
而私愛有以蔽之也耶
○國朝洪武元年三月辛未
上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
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
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
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恐犯
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
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
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
我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

孫知所持守

臣若水通曰自古宮閫之變非但后妃爾亦
維出於嬖妾之人所以然者蓋由創業之君
私愛寵嬖不能脩身正家以立法垂訓也我
皇祖知其然乃脩女戒以訓內宮且曰后妃不預
政事嬪嬙備職巾櫛凜然而不可犯者御臣
妾之道備矣大哉
聖言其即文王刑于寡妻之教也
聖子神孫以
皇祖之心為心不牽於私愛則宮閫和敬天下大
平豈不為有道之世也哉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自大同
逮繫至京
英宗問學士李賢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能
革宿弊
上曰必石彪被阻不遂其私爾召錦衣衛推問明
白已而進狀果不實賢請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又曰再遣武職一
人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富得致仕而歸
臣若水通曰人君御下之道在於明明則讒
邪無所遁其情彪奏年富欲以逞報怨之私

而

英宗皇帝即詢於賢輔道之審於三　則彪

之讒譖無所投而後之爲彪之奸者可息矣

得非御臣妾之要道乎

○

英宗皇帝留心政務漸覺左右招權納賂之非嘗

謂李賢曰爲之柰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

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其私情旣

不得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旦　展拜天

謁祖畢視朝後閱章奏易決者即批出　可議者

送先生處叅决賢曰臣等所見不到更望再加詳審斟酌然後施行

上曰然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必送與閣下看且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

臣若水通曰臣妾之柔佞縱之則驕激之則變漢唐之迹可鑒矣李賢謂果能攬權彼勢自消其真得御臣妾之道乎使唐德宗諸君而知出此則上無廢置之禍下無殺戮之慘而上下安寧保全福慶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三

治國格　凡七目

事君使臣　立教興化　事長慈幼

使衆臨民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竝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

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事君使臣上

○易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臣若水通曰此文言釋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義也六三以陰居陽以柔順之美德闇然而不著晦其美者也

然已居下之上近君之位故或出而從王之
事亦以柔順之德弗敢專其功者其分則然
也如地氣承天之施而成其功不敢專其資
始者也如妻從夫之命以治其事无攸遂而
不敢專其家者也盖臣之於君宣化承流欽
若君之命而不敢專制其國也故三之始无
成者事君之忠也繼代而有終者效巳之能
也亦忠也人臣事君之義當以六三爲正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臣若水通曰此比卦之象比卦坎上坤下爲
地上有水之象物之相親者莫如水與地盖

水地一體也君子觀水地比之象建萬國親諸侯親之爲言君臣一體者也書曰百姓不親大學曰在親民聖人之心豈不欲盡親天下之民而天下之民不可以一人親比也裂天下而分建諸侯之國與賢者能者共之使各比其民諸侯既建則有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而上下相交則諸侯親矣諸侯親則德意流通有以宣上之德親天下於無間也故封建興而君臣比君臣比而天下皆比矣柳宗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者豈足以語治天下之道哉

○比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臣若水通曰四與內之初不相應外比近於五而五比之以六居四固爲得正又君臣相與之正乃得貞正而吉也象又釋爻辭之義言外比而貞吉者盖以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四之親賢從上所以爲貞吉也盖君臣相遇難矣四之比五雖以下從上正也而以已之正事君之賢亦正也仕適其可又正也志可大行而澤可遠施非吉而何苟非其君之賢凶且不免矣而況吉乎故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事君者如四之比五吉之道

也

○泰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巳若水通曰此泰卦之彖辭坤陰在外乾陽在內有小往大來之象陰爲小陽爲大往來者陰陽之交吉而亨泰之道也以言乎天地則陽氣降而陰氣升二氣絪縕萬物化生矣以言乎君臣則君不負其勢而下交於臣臣不負其能而上交於君咸有一德而志意之相孚明良之會也夫天地交者氣化之泰也君臣交者人事之泰也氣化人事相爲致泰

其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世不可復也已非不
可復也君臣之分雖存而志通者鮮矣若不
相疑而相契則以人事而挽氣化之隆孰謂
泰不可復見耶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當作享

臣若水通曰九三剛而得正居下之上在下
而居人之上爲公侯賢德之象也五居尊位
爲天子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其朝聘獻享
之典固其禮之常也而賢者愛君之誠忘已
之私以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之富盛皆
天子之有也故享其有於天子不敢私其利

敬之至也小人惟無其德則以爲已私而不
能如九三之享矣雖然小人之不能享則無
忠君愛國之誠可知矣終亦豈能以獨享其
有哉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臣若水通曰六四以陰居陰爲以正近君之
臣也故能質實結信而因明悟君也在險之
時君臣最貴相合也於此時尤不宜華飾惟
當純誠質實以孚於君如燕享之禮惟用一
樽之酒則至誠一而不分矣惟用二簋之食
而復用瓦缶之器則至敬質而不飾矣以誠

敬感君之心其有不孚乎至於進結於君之
道亟攻其蔽則蔽益深惟通其所明則明
易發牖在暗室爲開明之處因其明處而結
納焉則暗者以明矣因明以悟君心君心其
有不悟乎如是則君臣道合而險可濟矣其
事君之忠盡矣終何咎焉
○睽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
也
臣若水通曰睽卦上離火下兌澤二體相背
故爲睽然二與五爲正應相與故於睽之中
又有終遇之理九二以陽剛居中而上遇六

五柔中之君故未爲失道也盖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君或睽於臣下臣不可以自外於君故如巷之委曲以遇之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合也若拘固於常道則終不遇矣變而通之旁行而不流委曲以期乎君之遇也非過也臣事君之道也君臣道合而濟睽之功大矣夫何咎焉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致身以濟難忠而已矣六二具中正之德故能於蹇難之時竭忠

於君而忘其身如此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竭力以脫君於險蹇而又蹇不有其身傳曰主爾忘身公爾忘私其志盡忠故終无尤罪之者矣諸葛亮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其意正與此合忠義之氣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但無尤而已哉

○書虞書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禹陳謨於帝舜之

言也命敎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史臣言大禹當文命四敷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之時尤陳其謨以敬承于舜以爲爲君不敢易其爲君之道爲臣不敢易其爲臣之道君臣交相責難則政事乃能修治而黎民速於從上之德教矣夫文命四敷禹之功可謂大矣然猶且陳謨于舜欲君臣克艱共相警戒此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聖之所以益聖治之所以益隆也後之君臣可不鑒哉

○益稷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大臣輔己之言也帝舜言我有違戾於道汝當彌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臣謂面從者非惟不能正君之失且將長君之惡矣退有後言者則是心非腹誹怨謗其君者罪莫大焉舜大聖人宜無遺可彌也猶拳拳責望於禹如此况庸常之君乎後世人君以面從爲忠愛以面折爲誹謗遂至忠言不聞聰明日蔽自取喪亡而不悟可不戒哉

○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庶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與皐陶賡歌相責難之詞賡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熙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屢數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而成其義也帝拜者重其禮也俞者然其言也惟時者無時

而不戒敕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敕也帝舜用作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以爲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須刻敬畏之不存則怠惰之所自起所以無時而不戒謹也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所以無事而不戒謹也舜既言此乃作歌言人臣爲君之股肱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皐陶聞舜之歌遂拜手稽首大言之述其所以賡歌之意以爲人君爲臣之元首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盖

樂於興事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欲其不可
不敬也又言既興事而又數考其成如日省
月試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有課功覈
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此又不可不敬
也故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
敬而不可忽者也皐陶既言此乃賡歌言君
明則臣良而庶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
職煩瑣細碎則臣必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
廢壞所以戒之也帝舜又拜而然之曰汝當
往治其職不可不敬也夫有虞之治君明臣
良治化隆盛之至矣而舜作歌以責難於臣

皐陶賡歌以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
此此有虞之時聖之所以益聖而治之所以
益隆也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相與交孚之盛垂訓簡冊
伏望
聖明近修
祖宗之典遠法唐虞之隆日召賢臣相與責難以
成光明正大之德業天下幸甚
○商書說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臣若水通曰高祖以伊尹望傅說故舉伊尹

自任之言告之也夫君道至堯舜而止故昔
先正伊尹之爲保衡作興我先王成湯之治
乃自期責曰事君而不能使吾君爲堯舜之
君則臣職猶未盡故其心愧恥若撻之于市
然其志大矣厥後成湯聖敬日躋功格皇天
可以追蹤堯舜則伊尹之心果無愧矣世之
事君者當法伊尹責難其君後之使臣者當
以伊尹責望其臣然後君臣之道盡矣

○周書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五臣之輔文王者留

召公也言亦惟天佑文王者純一盖以虢叔閎夭散宜生大顚南宮适知是秉德之臣迪知天威秉者執持之意德者心之天理天理有之於已則能知天之所爲故曰迪知天威迪知者實知而非測度聞見之知也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夫秉德之臣有係於君德有關於上下天命如此之重則後之人君使臣其可忽諸

○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臣若水通曰此君勞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臣之事君以禮以忠而已四牡之詩其上下之交盡乎君臣相與一心也故燕享之際作詩述其臣奉使之勞言駕騑騑之四牡馳倭遲之周道斯時也使臣豈無懷其室家父母之心但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而我心則傷悲矣夫君臣各盡其道者也臣之奉使也驅馳道路而不敢自以爲勞臣何心哉君之遣使也敘情憫勞而不敢自以爲安君何心哉臣則曰奔走王事吾之職也吾盡吾職所以盡吾爲臣之心也君則曰誠心體下吾之責

也吾盡吾責所以盡吾爲君之心也臣盡其
臣之心則事君以忠矣君盡其君之心則使
臣以禮矣君臣上下各盡其道此周之盛時
所以臣無曠職君無少恩庶績咸熙有自來
矣豈若後世君無體悉之誠臣無奉公之敬
是以君臣離心而德業不成也哉
○大雅烝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既明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嚴
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明謂明於

理哲謂察於事解怠也一人天子也詩言山
甫謹於承王之嚴命而邦國臧與否則山甫
明之非但明而已又哲而明之盡于以保其
身而又夙夜匪解盡心力以事天子焉夙夜
匪解者此心之敬無間於朝夕也葢人臣事
君之不忠者豈有他哉皆由此心之不敬不
敬則懈心生懈心一生則此心之天理不存
凡所以欺君罔上鰥官竊祿鄙夫之事何所
不爲哉故敬也者人臣所以事君之本也誠
使此心常存天理乾乾而不懈則有以見夫
國家之事凡其勢之所可爲力之所能爲者

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
之無不盡矣寧肯曠厥職哉雖然臣固不可
以不敬君亦不可以不仁仁則明明則有以
辯邪佞察忠直而知臣之所以爲敬苟不仁
則不明不明則將以奔走承順爲恭而以責
難陳善爲非敬邪佞日親忠直遠矣甚非社
稷生民之福也故不敬則當責之臣不仁尤
當責諸君

○春秋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

臣若水通曰翬公子翬也書翬帥師譏不臣

也諸侯謀伐鄭宋公來乞師隱公不許翬主
兵請以兵會公不許固請以行無君之心也
孔子告哀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翬主
兵方命而固請以兵會宋是謂無君不忠隱
公平日不能御臣而使之擅權自恣是謂縱
下無禮春秋書翬帥師則君不君臣不臣之
罪其間不能以寸矣此鍾巫之難所以不能
免也有國者可不慎乎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臣若水通曰仲孫齊之大夫也來者來魯也
胡安國云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

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
也臣謂使齊侯以魯有弑逆之難苟存憂恤
之誠必脩方伯之職聲罪以奉天討可也而
使仲孫來省難得無幸灾樂禍之心窺亂取
國之謀乎則使臣非以禮矣使仲孫誠以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苟存責難之忠必勸其君
急魯國之難脩請討之禮可也而仗義之言
未聞得無使君忘恤鄰之典有緩追逸賊之
尤乎則事君非以忠矣至使慶父稔惡閔公
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
書齊仲孫來以譏之也

○禮記曲禮爲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也不顯諫者即易所謂納約自牖書所謂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内孔子所謂吾其從諷諫之意三諫反復不一之意也逃謂隱而去其位也夫既曰不顯諫則其諫也深矣諫而至於三則其諫也數矣如是而不聽又不能去則爲貪位慕祿斯必至於辱矣此臣之所以必於逃也嗚呼忠臣愛君豈願至此爲人君使其臣逃而去之亦危矣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可不爲之寒心哉

○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臣若水通曰人臣之事君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過則至於訕之而不恭矣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過則疾之而太傷矣頌而無諂則所頌爲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爲正志怠則張大而相之事廢則埽蕩而更之皆有功於社稷者也是之謂社稷之臣雖然漢武帝知汲黯爲社稷之臣而使之終卧淮陽唐太宗謂

蕭瑀爲社稷之臣而不免溺於戴冑已故忠君
者固在乎臣而容臣者尤在乎君也

○表記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臣若水通曰大言者言之所關者大大本大
原如正君心之非是也小言者言之所關者
小一事一物如用人行政之間是也所存者
小則言不可強而大故不受大祿所存者大
則言不能貶而小故不受小祿亦各稱其德
而已矣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

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臣若水通曰陳澔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
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
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
也臣謂可望而知則人君正大光明之氣象
可想矣可述而志則人臣德政純懿之情狀
可見矣君臣相遇如此豈非千古之一大快
哉
○孝經孝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臣若水通曰盡忠者盡心而不欺即退而所

思補過之誠悃也補過者改過而復無過即進而所思盡忠之實事也將順者逢養其善端引之當道志於仁也匡救者繩其愆糾其謬也進退思惟無一念而不在於陳善而閉邪焉則忠臣之道盡矣臣皆事君君必以義接下故上下能相親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三終